

香蒲花开

□李春鹏

香蒲花开的时节，父亲带我去程家河边那块菜地。

程家河长三四百米，宽百多米，西头承接新潭子来水，东头流向马套大闸。沿岸水流湍急，河水比较深，中间反倒浅些。偌大浅水区，生长着茂盛的香蒲草。盛夏至仲秋，就会有许许多多棕红色香蒲花夹杂在葱绿的蒲叶里，随风摇曳。香蒲花形似蜡烛，俗称水蜡烛，摸上去肉嘟嘟毛茸茸的，分外惹人喜爱。

菜地在河北岸一个小拐弯处，面积不大，紧邻春应伯家竹园，竹园侧边是改作油坊的雷音寺院墙。父亲浇水、施肥、翻地……八九岁的我，在他视线内钓鱼。这儿鱼多，又好钓。可我最期待的，还是父亲完工后下河为我摘香蒲花。有了香蒲花，同伴就会围着我，叫着嚷着，求我敲打他们。蒲棒的每次下落，都会溅起一串格格的笑声。

“老李——”春应伯站在竹园侧边喊，“天热，过来喝茶！”

父亲直起腰身，拄着板锄面朝竹园，微笑着说：快完了，就不过去了！

说话间，春应伯拎着麻砂壶，带两个茶碗来到地头。他给我们倒茶，顺便跟父亲聊上几句。那茶水必是温热的，直接喝，不会沁凉，也不会烫嘴。春应伯家在公路边，为方便路人，一年到头都备着这样的茶水。

父亲赶忙说：春应哥，还要你送过来。怎么好意思。

春应伯淡淡一笑：两脚路，算么事。

不过，我们这帮爱钓鱼的孩子，不大喜欢春应伯，总嫌他碍事。程家河，特别是适合钓鱼的北岸河堤，几乎全被雷音寺和竹园遮挡。我们去河边钓鱼，只能从春应伯家门口经过：沿雷音寺院墙边的小路往前走，钻出竹园就到了我家菜地，再往前就是长长的河堤。春应伯呢，老是

坐在家门口那棵高大的椿树下乘凉，就着金黄的水烟筒吧嗒吧嗒吸烟。碰到小孩子单独过来钓鱼，他就会拦住，来一通盘问和警告：你过来钓鱼，家里知不知道？不许下水摘水蜡烛，记住没？

稍大些的同伴，背地里曾这样说他：“又不是他家河面，操心心吵！”

“老觉得竹园里有双眼睛死盯着我们！”

“哼，一放暑假，他就把油坊的活儿交给徒弟，自己过来当看守！”

一天上午，我一个人偷偷溜去程家河钓鱼。春应伯摇着蒲扇，菩萨一样坐在大椿树下。“唉，真倒霉！”我叹息一声，躲在一棵树后面瞄着，想趁他进屋时溜过去。可等了好一会，春应伯仍埋头吸烟，不曾离开半步。

“没办法，只能冲了！”我琢磨着，握紧鱼竿一阵猛跑。身后，春应伯急急地唤我名字，我装作没听见。

我聚精会神钓鱼。暴雨过后，河水上涨，鱼比平时更多。黄瓜子，乌背鲫，翘嘴白……饿得往钩上扑。大半个钟头，我就钓了十多条，多数是黄瓜子，也有几条半把斤重的翘嘴白。我心里乐滋滋的，眼前弥散着新鲜鱼汤香喷喷的气息。

该回家了，我收拾好渔具，脚却像钉了钉子似的。河心的香蒲草，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摇动，棕红色蒲棒在葱绿的蒲叶间时隐时现，让我怦然心动。“下河，摘蒲棒！”这念头一冒出来，吓我一跳。我想起奶奶的吩咐、父亲的巴掌以及母亲的竹枝。我又看见了鱼篓里的鱼，今天收获不错，父母亲还有奶奶，或许会因为这些鱼原谅我吧。

我走到父亲先下水的地方，丢下鱼篓钓竿，开始脱衣服。我会游泳，那最近的香蒲花，离我不过四五米。我不断给自己鼓劲，慢慢走到水边，脚就要触到水



了。

“站住——”

这声音如雷贯耳，把我镇住了。跟着，就有人喊我名字。我猛回头，只见春应伯朝我狂奔而来，一把拽起我回到河坝上。他指着我怒吼：“你这伢，不像话，一个人跑过来钓鱼！我出大力喊都喊不应，害得我饭都不敢吃，躲竹园里守望。你要是钓了鱼就回家，也就罢了。你不钓了，往下走，把衣服脱光光，下水摘蒲棒，你不要命了！”

我一下子懵了，木木地站在原地，又抖抖缩缩穿衣服。

忽然，春应伯语气缓下来，蹲下身子跟我说话：“想要蒲棒是不是？好，我下水摘给你，你看着我。”他真的下水了，一边游一边跟我说话：这水大得很，急得很。我都够不着底，你一下来，不就给水冲走了？！

春应伯在我的惊恐中，游过深水区，到了香蒲草跟前。他边摘香蒲花边对我说：这棒杆青乎乎的，硬得很，有韧性，不使劲根本折不断。河底尽是烂泥沙，踩着往下陷。我都要小心踩着这香蒲草的根才站得稳。以后哇，水浅也不能过来摘！

跟着，春应伯摘了二十多根蒲棒，用蒲叶打捆，分两次送到岸上。他前胸后背，左腿右腿，都划出了道道血痕。春应伯不理睬这些。他抽出一根蒲棒给我，笑着说：“走吧，拿好鱼篓钓竿，我带你回家。”

春应伯身上淋着水。走到大椿树下，他没进屋换衣服，只是朝厨房里喊了声：妈，出来望一下！屋里郝奶急忙答应着：来了！来了！

我背鱼篓提钓竿蒲棒前面走，春应伯拎一大捆蒲棒紧跟着。路过有小孩的人家，他就送上一根。他赤着膊，光着脚板，宽大的青布短裤湿湿地粘在身上。干得发白的路面上，一串弯弯曲曲的湿脚印，渐长渐消。

李春鹏

安徽潜山人，现居珠海。作品散见于《大地文学》《百花园》《写作》《精短小说报》《羊城晚报》《澳门日报》《杂文月刊》《珠海特区报》等。

民警老赵

□李文铭

老赵是县城区派出所的一名普通社区民警。

老赵是个热心肠，单位同事有点急事难事他都乐意帮忙。在他管辖的社区，街道邻居的家长里短琐事纠纷，都被他处理得恰到好处。故大家都很佩服他，尊敬他，亲切地称他为老赵。

老赵自参加公安工作后一直在城区派出所从事社区警务工作。这些年为了社区警务工作，老赵深知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角色缺位：妻子分娩时没陪在身边，儿子放学没空辅导作业，家人生病加班执勤没能陪伴……多年来，家里事无巨细，都是他老婆玉兰全部代劳。

老赵的儿子今年即将参加高考。儿子读高三这一年，老赵一如既往地忙碌着社区警务室的工作，加班加点是常事，根本无暇顾及儿子的学业和生活。高考前的一个晚上，儿子专门等着下班回来的老赵：“老爸，后天我就要高考了哦。”旁边的妻子见势趁热打铁：“老赵，向单位请两天高考陪护假，给儿子打打气。”老赵听到妻子的请求后，心里五味陈杂。是呀，高考是人生的关键时刻，陪着儿子参加高考，让儿子既开心又安心，也算是给孩子的一点点补偿吧，何况近年来局里也有中高考陪护假政策。想到这些，老赵信誓旦旦地宽慰儿子：“明天我就去向所长请假。”

第二天，老赵早早来到派出所，处理完手上的几件紧急事务，他来到所长办公室，在门口就听见所长在接电话。

所长通完电话，看见老赵已站在面前，他说：“老赵，你来得正好，局里刚来

了任务。”

老赵微微一怔，所长接着说：“这不，高考来了，我们辖区没有考点，自然也不牵扯警力。刚才局里来电话，附近的中城派出所今年辖区设有两个考点，安保压力大，局里要从我所抽调三名民警过去支援。”

所长语速极快，噼里啪啦片刻不停：“局里要求抽调责任心和工作能力强的民警，高考期间24小时执勤备战，处理考场内外突发警情。老赵，先算上你一个吧。”所长像是在做动员，又像是在下命令。“对了，你来我办公室有事吗？”所长问。

“哦，没事。”老赵把将在嘴边请假的话又吞了回去。

“那好，中午回家准备好执勤装备和洗漱用品，下午就去中城所报到，晚上还要统一开展噪音污染夜查整治行动呢。”所长提醒道。

中午，刚进屋，老赵就看见妻子正陪着老妈坐在客厅沙发上聊天，他条件反射蹦出一句：“妈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老妈回了一句：“孙子马上高考了，这几天压力肯定大，我专门从乡下买点土鸡、土鸡蛋送过来，给孙子补补，加加劲！”

“哦，刚才听玉兰说，你去所里请假了，下午不用上班了吧？”

“要……上班，高考这两天……还要执勤呢。”老赵声音有些吞吞吐吐。

“你儿子明天就要高考了，单位还安排你加班，也太不人性化了。”老妈退休前是小学教师，说起话来语言清晰，有礼有节。

“所里警力本来就紧张，现在又要抽调人手参与高考执勤，我咋好意思请假

呢！”老赵连不迭地解释。

“这么说来，你都没开口！”老妈步步紧逼，有些嗔怪。

“就这么一个宝贝儿，十年寒窗苦读，当爹的不担心是假的。”老赵的妻子连忙打圆场。

趁这会儿空闲，老赵来到儿子的卧室，坐在书桌前将歉意和祝福留在了儿子的笔记本上。“儿子，在你高考这两天，爸爸要在考点现场执勤。放松点，别紧张，爸爸会在心里默默为你加油。”老赵在留言中鼓励：“儿子，不管考得怎么样，你在爸爸心中都是好样的，在爸爸心中都是最棒的！”

6月7日，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式拉开帷幕。全县考生在两个考点参加角逐。高考第一天上午，老赵被安排在县城一中执勤。早上七点多，老赵和同事来到县城一中大门口设置的执勤服务点，身后停放着两辆警用摩托车，实时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。

早上8时许，县城一中考点外人头攒动，除了考生，来送考的家长、老师挤满了校门两边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老赵看见了妻子和儿子，两人似乎也看见了老赵，正穿过拥挤的人流向自己走来。

忽然，一名女学生跑到老赵面前，一脸焦急地说：“警察叔叔，快帮我……”

原来，这名女生刚到考点，却发现自己没带准考证，落在了城区的家中。此时离8点30分考生进场只有20分钟，但县城一中距离女生的家，平日行车往返至少也要半个多小时。

情况紧急，事不宜迟！老赵立马发动警用摩托车，载上女学生，迅速往其家

里赶，并通过对讲机向指挥中心汇报情况。老赵闪起警灯，拉响警报，在沿途值勤交巡警的协助下，他加速、变道、超车、闯红灯……一路风驰电掣，分秒必争，硬是恰好赶在8点30分把女生载回到县城一中。

老赵停下摩托车，取下头盔，此刻周围响起了掌声，有些家长用手机对着老赵拍照，将刚才的一幕发到朋友圈。

老赵迅速整理好容装，继续站回到校门口值勤。叮叮叮……进考铃声响起，考生们陆续开始入场，老赵不住地向四周打量，像是在寻找什么。

高考第一天下午、第二天上午的考试，老赵被安排到另一个考点执勤，始终没能与儿子相遇。

第二天下午，高考最后一堂考试，老赵又轮回到县城一中考点执勤。考场外，家长们也没有了昨日的紧张，不少家长还专门带来了鲜花迎接孩子，有百合、康乃馨、兰花……

伴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，考生陆续从考点走出。在涌动的人流中，妻子和儿子也终于出现在老赵的视线里，见妻子和儿子正深情地望着他，老赵的眼睛有些湿润，他赶紧转过头去，摘下眼镜，正准备用手背擦拭一下双眼，不经意间，他看见身后的警务摩托车座位上放着一束鲜艳的蔡百合。

李文铭

沧州市作协会员。作品发于《人民日报》《河北日报》等报刊。